



徳川家康

12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徳川家康

南海出版公司

The background is a traditional Japanese ink wash landscape painting (suiboku-ga). It depicts a misty, mountainous terrain with dark, craggy rocks and sparse, dark foliage. The brushwork is expressive, with varying ink tones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atmosphere. A central white rectangular label with a thin black border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painting, containing the title text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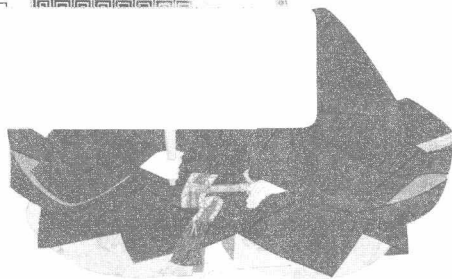
徳川家康

徳川家康

12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清光 译

策划 柏杨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·海



目 录

一	帷幄三河	1
二	聚乐第	20
三	遗孤抗婚	40
四	老母为质	51
五	两雄相会	68
六	心无二主	84
七	探窥大势	101
八	一心往东	120
九	天下源地	137

目 录

一〇	派阀初露	153
一一	降伏岛津	168
一二	神与权柄	184
一三	珠子献策	203
一四	茶茶许嫁	218
一五	假痴不颠	234
一六	假戏真做	250

一 帷幄三河

丰臣秀吉的使者陆陆续续来到冈崎城，乃是朝日姬嫁到滨松四个多月之后，即天正十四年九月二十五午后。

使者织田有乐道：“德川大人夫妇感情可好？”

“比预想的要平稳。”冈崎城代本多作左卫门冷淡地答道。

“大人用平稳来说夫妻之情，这话颇有些意思。”

“鄙人只能这样说，其中细节，鄙人无权过问。”

翌日，德川家康才从滨松到这里会见使者，因此，本多作左卫门和酒井忠次便于是夜在三道城的大厅设便宴，款待来使。入宴使者为浅野长政、津田隼人、富田左近将监、织田有乐、泷川雄利、土方雄久六人。有秀吉所派，也有织田信雄的人。在小牧长久手之战后，秀吉便立誓为了信长公，要与信雄为盟，连派使者都不违此则。当然，他们的来意不问自明：催促家康上京。

“关白大人对德川大人夫妇的感情有些不放心。不管夫人多大年纪，毕竟是关白幼妹，关白总将她当孩子看。”浅野长政道。

“我家主公也说夫人像孩子。”作左道。

“像孩子？”

“是，像孩子般单纯无知，且又喜怒不定。”

有乐急忙给浅野长政递了个眼色，把话题岔开了，从一开始他便察觉到作左卫门话含讽刺，遂道：“听说酒井大人今夏曾出征至信州上田？”

酒井忠次比作左卫门语气更尖锐：“哼！对于此事，关白大人的处理方式和鄙人的本意相差甚远，故被迫中途停止了行动。”

“不合大人本意，这么说来，是关白大人的不是？”津田信胜按捺不住，插嘴道。

“此事休要再提！鄙人还有事想请问浅野大人。”酒井忠次始终歪着半白的头，“奉行大人，本城叛者石川数正，现身任何职？”

“关白大人很是器重他，现为出云守。”

“作左，听到了？出云守！石川出云守数正大人，呵呵！”

作左卫门看了看有乐，道：“嘿！酒井大人！使者们已挂不住了，少说一些吧！在下敬浅野大人。”浅野长政却耸耸眉毛，不耐烦地把脸扭到一边。看来，这绝非真心实意的酒宴，很可能是想激怒来使，使他们一气之下，见不到家康就打道回府。

“嘿！浅野大人……鄙人敬织田大人吧。”

有乐诧异地环视了一眼周围，接过作左递来的杯子。

宽三间长六间的厅里，只放了两盏烛台。桌上只有一道

大菜，其外便只是些酱菜之类，除了两个斟酒的年轻武士，另仅有一个随时待命的老者。若非有深谙德川人性情的织田有乐，场面便可能闹到更不可收拾。

三河人对使者很是轻慢，但婚礼时却不是如此。有乐心道，难道朝日姬做了什么令德川人难以忍受之事？关白秀吉定未料到，此次出使，会受到如此不敬的对待。

婚礼过后，神原康政作为德川使者，去大坂回礼。那时有乐便有些不放心的，因小牧之战时，神原康政散发了不少骂秀吉为逆贼的文告，惹得秀吉大怒，曾悬赏十万石要取康政首级。但此次康政为使，秀吉却出人意料地高兴：“不愧是家康。既然成了内家兄弟，便不可再留芥蒂啊！”

秀吉言出必行，当康政抵达京城富田左近将监宅邸时，他当晚便特地去见康政，拍着他的肩道：“你来得好，康政！当初为敌，我曾悬赏十万石要你的人头；如今成了盟友，我要赏十万石给你。今后对家康仍须忠心耿耿啊！”

第二日，秀吉在新建的内野府邸款待康政，要他忘掉以前的不快，大送礼赏。

秀吉的家风和家康不同。虽然使者们不指望此次可以得到像康政那样的礼遇，却也认为自当受到相当诚挚的接待才是，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。进城伊始，城代作左卫门和吉田来的忠次，便对他们不冷不热。

三河究竟是何意？两家联姻，关白大人本是好意。这样既给了家康面子，又为他进京给足台阶。家康理应感恩戴德，好好接待。可是如今一见，三河武士的待人之道实让有乐大

出意外。既如此，酒宴就此打住罢。在见到家康之前，若与家老争闹，自会落下笑柄。有乐遂道：“我们都醉了，加上旅途劳顿，到此为止吧！请带我们下去歇息。”

忠次拿起酒壶道：“时间尚早，来，再敬你一杯。放心，我等不致为了拉拢关白大人的重臣，而在酒里做什么手脚。”

织田有乐有意装醉，推开靠过来的富田左近将监和浅野长政。“哈哈！喝得痛快，信口开河也不必在意。”

“那么，再敬你一杯。”

“我喝，我再来一杯，可是，我可要直言了，酒井大人！”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喝了三河的酒，头晕。恐是不惯喝此酒，酒是好酒，我却醉了。”

“哦！听大人这话，三河酒劲道不小啊！”

“对！酒说，就是要这几人醉了，让他们胡闹起来。哈哈！若我们未见德川大人，便酒醉闹事，酒定会嘲笑我们。仅仅嘲笑也罢了，我等若是做出不雅之事，岂不给几位大人添麻烦？多谢了，酒就到此为止吧，各位！”

“是，已经喝得够多了。”左近将监尖声道。浅野长政则惴惴不安地附和有乐：“散了吧！”

“那么，作左，散了吧！”酒井道。

“唔！既然饭食不可口，也只好如此啦！”作左脸上有些阴沉，“令各位头昏的，不是三河的酒，可能是各位饮京都之水，身体太虚弱了。”他又吩咐年轻武士：“准备下处。”

忠次却还在纠缠。他喝得不少，也乘机装醉：“既然城

代大人都这么说了，我忠次岂可再造次？本想再喝一气，看来却是不能了。不过，各位似还有些话要说啊。”

“大人说什么？”浅井道。

“看来，未见到我家主公之前，各位都很自持。鄙人太随性了，当如各位那般持重才是。好，明晚再喝！”

“那么，我们先告退了。”众人道。

酒井道：“请！”

浅野长政领头，其他几人紧随其后，在年轻武士的引领下走了，忠次摇摇晃晃地目送着他们。

待人一走，忠次来到闭眼静坐、纹丝不动的作左旁边，一面大口喘气，一面盘腿坐下。“这可不行，作左太心软了！嘿，他们竟未动怒。本要挑起些怒气，然后寻了好看，他们竟不恼不怒。”他抬头望着屋顶，又道，“他们不恼火，实有些反常，我们更不可大意啊！”

本多作左卫门默默地注视着烛台上摇曳的灯焰。他不像酒井忠次那么直鲁。这样接待，足能使人察觉他们的用意，嘲笑他们乃有勇无谋的乡下莽夫。作左虽是看到了这一点，却不去制止忠次，甚至故意添油加醋。其实，他和忠次的想法全然不同。

“作左！”忠次却以为作左卫门和自己一样，“我们如此作为，他们仍不恼怒，你不认为很奇怪吗？”

“是奇怪。”

“实话告诉你，从一开始，我就不是真心赞成两家结亲。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。”

“你假意赞成？”

“对！我考虑到战事不可避免，把秀吉之妹做人质，对我们有些好处。”酒井悄悄环顾四周，低声道。

作左卫门目光定定，低语道：“既如此，两个人质岂不更好？”

“两个？”

“对！此次使者定是要把秀吉的母亲送到冈崎来为质，以此让主公上京。”

“作左，你过于天真了！你未明我的意思。问题在于，这个所谓秀吉的母亲，你不妨认真想想，像她那把年纪的老太婆，京城里数不胜数！但我们三河人，谁亲眼见过秀吉的母亲大政所？没有一人！”忠次道。

“除了一人——”

忠次道：“那便是夫人。可是，倘若他们事先就已作好了谋划，又当如何？咱们均未亲见，要辨其真伪，只有通过使者言行态度确认。”

“由此你才故意激怒他们？”作左问道。

“难道你无意用这种方法？”

“我只是痛恨他们，才以此相待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我以为，他们若把真的大政所送来，自会因此恼怒。我们不妨先试探试探。”

“那么，你已看出他们不想真的送人了？”

忠次道：“我还未有此确信，故而问你。”作左没有正面回答，他自烛台移开视线，道：“若送来的大政所是假的，怎

生是好？”

“若是假的，首先，便要阻止主公进京！”忠次道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可能会发生战事！开战也不怕，我们手中握有一个人质。”

正说着，方才送使者歇息的年轻武士回来收拾残席，作左卫门绷着脸立起身。

三河人仍不欲家康进京。而秀吉对此事却现出极大的耐性，甚至到了讨好家康的地步。关白勉强妹妹夫妻离散，又把她嫁过来，连母亲也要送来为质，真是闻所未闻，异乎寻常。

秀吉必然是要用妹妹之命来换取家康之命，这是他早就打好的算盘。因此，家康一旦进京，定会在某个地方被害，而且那个送来的老太婆，也必非秀吉母亲。大家的结论只有一个：如忠次所说，既已娶得朝日姬为质，势不两立的双方便当决一雌雄。

但作左卫门和酒井的想法不同。他认为，像秀吉这般人物，不会送个假的母亲来，主公也不会就此拒绝进京。

不进京，事情便不会了结。

作左想，他与忠次意见相左，却绝不可让家中众人知道。一旦众人知此，他不仅会被解除城代之职，而且会被隔于涉及此事的一切行动之外。因为忠次的意向正是重臣们的想法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双方矛盾愈大，就愈要阻止主公进京。可以托辞生病、有事耽误，或者是领内有人作乱。这和是否一战并非一回事。关白一开始就太过亲切，清楚了这些，就不能让主公上他的圈套，惹上杀身之祸。”从走廊出门厅时，忠次还在重复着这番话。作左卫门默默送他进了本城的卧房。

外面一片漆黑，天空星光闪烁，树叶上落满露水。

“糟！”作左卫门在回三道城的途中突然暗道。

目前一观，家中缺乏应对之才。石川数正投靠了秀吉，本多正信又不那么精明，阿部正胜和牧野康成二人尚年轻，在京城收集信息的，为小栗大六和茶屋四郎次郎二人，他们又似无改变众人之论的威望。因此，除了等主公自己决定，实无他法可想。若主公真的不顾及众人意见而进京，众人能接受吗？

或许不会公开反对。但随行者若在京都或大坂看到秀吉某些令人无法容忍之处，随时会爆发。但若遇同样的事，秀吉焉敢在三河发作？

若秀吉对家康无礼，三河也会对朝日姬和秀吉之母予以报复。若是如此，家康进京实毫无益处。可是多数人仍坚信，如此做对德川氏有益无害。

设若如忠次所料，秀吉送来的并非生母，却也有方法识别。小栗大六、茶屋四郎次郎有很多为官的茶道知己。他们经常往来于大坂城内庭，当然见过大政所。令人放心不下的是，秀吉会如何对待进京的家康，事前必须有些算计。

德川家臣们本就带着敌意而去，如并不上当，秀吉的阴

谋就落空了。秀吉敢有前所未闻的举动——把母亲送来为质，又逼家康进京，目的不过是向天下示威。但，另有一事也让人甚放心不下：见面时，秀吉会否把家康当成家臣，令他出兵九州？由此看来，有再多人质也难保平安无事。

这一夜，本多作左卫门几乎没有合眼。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，以便应付明日家康接见使者的种种变化，可是好法子并非轻易能想得出来。

天亮时，本多作左卫门愈加憎恨起秀吉来。经过一夜合计，作左以为，这不是秀吉的阴谋。若真是阴谋，石川数正怎么也当递些消息。但若不是阴谋，为何秀吉竟能有如此惊人之举？秀吉已非寻常之人，其胆识自当超乎常人，做出常人想都不敢想之事。实有必要想想主公平安进京之后的事了。

丰臣秀吉能让三河武士尽释前嫌，心安理得地回来吗？其以关白之身份，为了天下，竟连母亲都送来为质，而我德川氏不仅怀疑人质之真伪，还迟迟不愿进京。由此，世人自会渐渐对秀吉生好感，久而久之，家康的光彩自会日渐黯淡，甚至成为导致德川氏分裂的根源。

石川数正抑或正是因此才出奔！出使之初，石川乃是以欺骗秀吉的目的接近他，可是不知不觉间，他竟成了秀吉的俘虏。人心与人事，岂是均如磐石？

作左卫门心事重重地迎来了翌日早晨。不知何故，他竟惧怕面见主公。若是不放在心上，则可了然无事，可他不能不把主公和秀吉加以比较。若是意识到主公甚或远不及秀

吉，他的信念会发生怎样的改变？设若对主公的信念动摇，他还能一如既往地效忠德川氏吗？

午后未时，德川家康抵达冈崎城，作左卫门异常焦虑地迎接了他。随家康前来的除本多正信、阿部正胜、牧野康成三人，还有在京都受富田左近将监照顾过的神原康政和永井直胜。

家康进了本城的小书院，即问忠次与作左卫门：“都准备好了？”他的声音和态度都甚是坦然，作左卫门有些吃惊。

忠次耸起肩膀，探身出去。“主公，让大政所来做人质，实在奇怪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可轻易答应。”

家康看了忠次一眼，颌首转头道：“作左！有乐怎么说？”

“有乐？”

“事情已经很明白。我问的是时间，他们何时把大政所送来？我何时进京？”

“主公，进京之事，您已经决定了？”作左卫门努力抑制住情绪，声音仍然有些哽咽，握紧的拳头放在膝盖上，不停颤抖。表面上，他必须和忠次保持一致，反对进京，他却欲借此机会一试秀吉和家康的器量。

家康轻轻点头。“考虑已够久了。夫人已来四月有余，秀吉称母亲是想见女儿而来，理由并无不是。但世人还是会以为大政所乃人质。我也是这样想。”

“哦，主公因此决定进京？”

“是。倘若再横加拒绝，自会被关白耻笑！他既惊世骇俗，我亦当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回应。”

本多作左卫门吞了一口唾沫，他的声音更低沉了，“不同寻常的方式……”

家康泰然自若道：“为了天下，他连母亲都送来了，我也情愿进京！天下，本也是我的志向。”

“在下不明白！”忠次目光呆滞地摇摇头，“秀吉必是料定主公会如此一说。主公，性命只有一次啊！”

“是啊。”家康笑道，“为了天下苍生，我这命有何不值了？”

作左卫门屏住呼吸，不由得“唔”了一声，慌忙环顾四周。主公此话有深意，忠次之辈真能解其中曲直吗？家康也看出，秀吉此次是以母亲作赌注来挑战，便必当作出回应。可是众人的眼光还没有那么深刻。

“主公志在天下，这一点在下明白，故更不能轻举妄动。作左，即便送来的是真正的大政所，而他想用一个老太婆换取主公的性命时，该当如何？你我当同心协力，让主公打消上京的念头。作左，你以为如何？”忠次开始滔滔不绝。

作左轻轻止道：“这是当然，可你别急，切要先听主公说个明白。主公，您是准备不顾众人反对，一意孤行了？”

家康不答，看看忠次和康政，又瞧瞧正信和正胜，苦笑。他看到每个人都露出反对的表情，只要一有机会，就会插嘴，遂道：“各位都反对？”

“主公绝不放弃自己的想法吗？”

“当然不放弃！”家康断然道，“现在若被秀吉踩到脚下，便会一辈子不得翻身。我不想屈辱地活着！”

“主公！”忠次又道，“这不是说笑，重臣都对主公进京很忧虑，方才……”

“且等！”作左卫门再度止住忠次，直视家康。他心跳剧烈，目光专注，脸色红润。若现在只有他和家康在，他定会毕恭毕敬说：“不愧是主公！”然后自会高声赞扬——主公天性宽厚，不必以刀枪去对抗秀吉的奸猾。现在他却只得道：“在下想问主公，既要进京，该如何处理家中争议？主公对此定有周全的安排，请告诉众人，此后在下再说看法。”

家康好似一直在等着这话，他满意地连连点头，旋又微笑，道：“作左，德川家康并非不珍视性命！”

“主公切切要珍视性命！”

“故，若明知有险，我自不会进京。此次上京，并非草率决定！除酒井忠次、本多忠胜、神原康政、鸟居元忠各部，阿部正胜、永井直胜、西尾吉次、牧野康成等，全要率部随行！”

“啊？兵力……兵力会超过两万。”作左卫门瞪大眼，猛然捧腹大笑起来，扭头对忠次道，“关白大人妹婿进京，当然要大张旗鼓，浩浩荡荡。”

就连秀吉，也不会轻易率领两万大军进京。倘若一开始便把这些说清楚，众人也就不会忧心忡忡了。众人都以为，最多不过带二三百人前去，方才坚决反对。

“嘿，真是闻所未闻啊！”忠次也笑了，“两万以上将士，